



C4512



丁亥六月柳在借閱一過  
解請吳文  
十五條中即作魯村古也





蔡中郎集序



益聞古今人物之傳曰

行誼曰文章二者缺一

不可然而時事有難易

心跡有顯晦則行誼文

劉序

一

章又未可以成敗論也

陳留蔡中郎曠世逸才

博綜漢事使得竟其學

當與龍門扶風齊驅並

駕第其坐上一歎遂致

殞身人咸爲中郎之文章譽未免爲中郎之行誼惜不知中郎之行誼後漢列傳悉誌其詳而中郎之文章陳留舊本

劉序

二

則僅載其畧也按漢書邕幼以孝友聞及歷仕漢朝校正六經條議災異所交者橋玄楊賜諸君子所斥者樂松劉邵



衆小人且慷慨直言獲  
罪宦豎髡鉗於朔方亾  
命於江海危而復安者  
數數矣卓欲比太公稱  
尙父賴邕諷之而事乃

劉序

三

中寢繼而地震卓以問  
邕邕謂陰盛侵陽人臣  
踰制所致嗚呼中郎之  
心事亦無日不在漢也  
明矣迨卓被誅邕在司

徒坐言之而歎有動于  
色允卽收付廷尉夫中  
郎之動色或因王室陵  
夷紀綱廢墜有感而歎  
亦未必爲卓動色也故

劉序

四

馬日磾云伯喈忠孝素  
著今所坐無名誅之恐  
失人望嗟乎中郎之死  
當時尚謂無名而千載  
而下何得些訾議其後哉



至其撰集漢事悉未見  
錄所著靈紀及十意諸  
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  
之亂湮沒無遺雖有詩  
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吊

劉序

五

論議獨斷勸學釋誨叙  
樂大訓篆勢祝文章表  
書記凡百四篇傳于世  
而陳留止存文集十卷  
爲徐使君刊刻以視女

琰所記亦云寡矣然亦  
僅留文獻之一綫也云  
爾辛巳流氛肆虐大河  
而南遂無堅城遭彼秦  
火灰洽烟飛俱歸烏有

劉序

六

巳丑之後余備員庶常  
長安同人每談中郎徃  
事詢墳墓遺跡以見景  
慕者固有同心矧桑梓  
後學詎可令前輩典章



淪沒不傳已乎恒欲重  
壽梨枣而舊本無存鬱  
鬱數載時勞寤思迨山  
右報

命之暇偶過報國寺閱市

劉序

七

本遠獲是集不啻家珍  
焉竄伏餘生蘭亭尚在  
爰付剞劂因舊本而更  
新之後之學者披讀是  
集當因時以度事畧跡

以原心乃知中郎之傳  
傳以文章郎傳以行誼  
也不然後漢列傳曷弗  
叅閱而並觀焉是爲序  
順治甲午仲春上浣之

劉序

八

吉

賜進士第山東道監察御

史巡按山西前

內翰林國史院庶吉士邑

後學劉嗣美爾涵甫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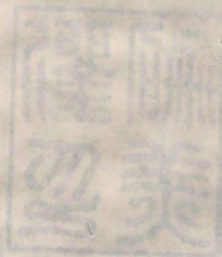


撰於衍慶堂



劉序

九



撰於衍慶堂

蔡中郎文集序

蔡中郎邕陳留郡人也文集若干卷舊刻于吳中夫中郎博學善文爲漢季稱最今雖遐陬僻壤賈童牧豨靡不思慕詠歌顧桑梓之區制作不少槩見俾文采無徵寧非典籍之缺然者歟或曰文因人而傳中郎乃文人之無行者是以無傳焉此又不然古人之所爲要不可以淺衷測識也彼其際百六之厄丁陽九之窮皆欲屈志淪汙默爲推挽故楊雄獻美於新莽荀彧濡跡於曹瞞彼豈嬰情好爵哉其意蓋有爲也中郎當漢靈時以議郎病免及董卓崛起屢徵不就

上序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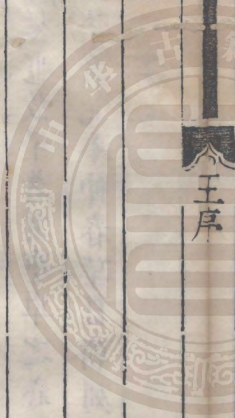
就劫之以威乃就旬日之間周歷三臺羗胡梟獍中郎豈不知之其應召也固將托爲心膂矧其膏肓正論排之微詞諷之從容以開導之反復以規諭之羗維社之荒蕪噓炎光於旣燼乃其心也彼昏不知卒罹燃臍之慘邕亦駢首就戮哀哉故子雲以符命投閣文若以丸錫誅夷中郎以一嘆隕命三子者皆此匪之傷其心乎漢則一也不然邕嘗取朱穆以貞孤謂有羔羊之節讚楊秉之清儉雅重純白之操豈依卓以苟富貴者歟矧邕曠世逸才學無不貫使其不死必將抽金匱石室之藏品題軒軒勤成一代之典



與子長孟堅爭馳不知孰爲先後耳司徒允慮其誑  
謗竟寘之刑滅典覆紀難乎免於世矣予過陳畱思  
中郎風致欲吊其廬與墓飛烟冷劫增慨噫焉檢笥  
中得中郎文集檄陳畱令徐子器校讎而雕之徐令  
雅尙古作興起斯文力任茲役亦以爲邑之鄉先哲  
也殺青已竟請予斯文乃弁諸首若夫窮經取則孝  
感兔祥則誌乘已備而識焦琴辨柯笛乃博洽細事  
皆可峇也故予著其事卓之心示後之人亦爲解嘲  
云爾萬曆元年仲春望日朝列大夫叅議江藩東陽  
王乾章譔

王序

二



漢蔡中郎傳邕博學辭章爲靈紀十意及雜文凡百四篇傳於世傳所載者釋誨幽冀刺史闕疏陳政要七事金商門荅災異疏被收時表及世傳獨斷女訓文選陳太丘等碑文初學記短人賦纔十數篇而已按唐書藝文志洎吳氏西齋書目僉云邕集十五卷今之所傳纔十卷六十四篇其中可疑者宗廟頌贊述武皇風昊天眷祐我魏之句蓋以宗廟指魏也又魏武帝祠橋太尉文稱丞相冀州牧魏主操又姜伯淮碑稱建安二年卒劉鎮南碑建安十三年薨太和

歐序

二年葬按邕傳董卓被誅邕爲王允所害時年六十一據邕金商門荅災異被收表云臣今年四十八靈帝光和元年也董卓被誅獻帝初平三年也光和元年戊子至初平三年壬申邕正六十一矣又初年至四年改興平二年改建安至五年正月薨操薨三月改延康十月禪于魏王丕卽初平四年是爲二十六年太和二年乃魏明帝之二年至是又八年計邕死已三十六年矣按初平誅卓之歲操始爲東郡太守破黃巾於壽張至建安十三年操自爲丞相二十一年操自進爲魏王始有魏宗廟而操不得先稱魏王



武帝及武皇也其姜伯淮劉鎮南薨葬相後年代差  
遠邕安得紀述耶集既缺五卷今所傳者蓋後人好  
事者雜以他人之文非本編也建安黃初文體多相  
類復不逮廣披衆集固不可知其誰之作也因叅證  
事跡識於帙末天聖紀號龍集癸亥餘月哉生明後  
八口海陵西齋平陽歐靜識之序

歐序

二

蔡中郎集序

吾錫舊刻蔡中郎集徃徃脫誤至不可章句西京喬  
子來眎楚學糊余校之次簡正字稍補遺闕悉歸茂  
明凡爲卷六省舊之半篇九十有二益舊什之三爲  
類五序先獨斷通古今用者次章疏譚政事者次釋  
誨諸雜文見志行者次詩賦道性情者次碑銘頌讚  
表誄述時功德者要皆宣著本實敷陳理與足稱名  
家云余竊病今之文枝或掩本實弗勝華稍似唐宋  
作者卽以爲過矣通矣進諸古人多歛然自讓焉茲  
刻也非曰文必準於中郎將使執建安黃初之軌以  
希西漢先秦之矩而上之誓命誥誥墳典丘索將由  
茲其庶幾也將由茲其庶幾也嘉靖戊申春正月望  
南都俞憲汝成父識



蔡中郎文集序

漢中郎蔡邕陳留人少負逸才篤志好學師太傅胡廣精研術數天文尤工樂律數竒不偶作釋詁以自勵桓帝聞邕善鼓琴召之中道稱疾還賦述行靈帝建寧三年始就辟橋玄出補河平長名拜中郎校書東觀邕奏請正六經文字時有無行之徒並侍制鴻都又市賈相聚為宣陵孝子皆除太子舍人中郎羞與同列會地震隕雹風拔木邕陳政要七事譏切之越光和承詔荅災異上自君身下至內外大臣及婦寺繩糾無諱中常侍曹節程璜等劾邕大不敬當棄

許序

一

市邕上被收時表得減死徙朔方及徙所上漢書十志疏求補綴漢史赦還卒為羣小所忌亡命江海歷光和二年己未至中平六年己巳凡十一年於外矣靈帝至是崩皇子辨立為董卓所廢奉陳留王協為帝卓自為相國辟蔡邕邕不應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起祭酒尋遷侍中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及卓劫遷獻帝長安將以太公稱尚父邕微諷之議遂止又因地震論臣下踰制卓然之改乘皂蓋車邕之於卓可謂信而後諫者矣陳實弔張讓而黨禍多所全宥其意六猶是也詎卓就誅邕在司徒王允坐聞之驚



嘆允叱曰董卓幾亡漢室君爲天子臣所宜同忿而懷私恩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遂六無自解免惟願繼成漢史不可得死獄中論者曰中郎爲卓腹心非純臣或曰中郎有志不遂竟以身殞或又曰中郎未免有過當畧其跡之可疑取其文之足傳皆非中郎定評未可據遇嘗論列之矣中郎之死死於漢史不死於董卓蓋中郎擅著述之才處桓靈之世天下不可爲自當立言以見志但莫爲之前雖美弗彰故始避名於琴終就辟於橋也乃愠於羣小流離顛沛我船不閱惶恤漢史乎要其心則未嘗一日忘補綴

許序

也不幸受知于卓不應則禍延于族漢史何聞應則身存書成且徐圖救過貽其過尚父之議進踰制之規邕所以報知己者如是而已豈欲倖成其書而遂非黨惡耶然中郎之書成則漢廷被其訕論者必多故王允久欲殺中郎嫌於卓耳卓死允尚何嫌不殺中郎哉觀其答馬日磾以遷史爲誦書情可見矣故中郎坐間一嘆匪直嘆董卓也嘆已必死嘆書必不成乃司徒文其說曰懷恩中郎不復致辯在董卓信有恩於中郎而中郎非懷恩之故仍難與人言故不復致辯也惜漢志未成僅存中郎詩文散見他書無



幾然已足輝煌乎宇宙歲甲申春遇承乏陳留景行  
曩哲有搜遺稿得鄉先達侍御劉嗣美所梓疏議策  
頌詩賦碑銘七十五首厥弟中翰嗣奇彙刻喬本一  
十九首分卷六于是考月令以稽五制明獨斷以習  
漢禮詳災異以匡君德陳政要以勵臣忠覽釋誨述  
行以端士品彬彬乎文獻足徵矣倘得纂成漢紀與  
司馬並傳則兩漢典章昭垂日月中郎所以濱死尚  
乞憐於司徒也卒以紀滅典廢俾後世誦遺文而嗟  
莫續王司徒安能無過哉康熙四十八年四月既望  
知陳留縣事侯官真意許過序

許序

一卷

獨斷喬本

二卷

陳政要七事喬本 答諸問災異八事

幽冀刺史久闕疏

難夏育上言解卑仍犯諸郡

上始元服與羣臣上壽

薦皇甫規 為陳留太守上孝子

讓尚書乞在閒冗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

再讓高陽侯印綬符策

巴郡太守謝版

宗廟迭毀議 表賀錄換誤上章謝罪

九祝辭 宗廟祝嘏辭

東巡頌喬本 答齊議

被收時表 和熹鄧后諡議

上漢書十志疏

二卷

釋誨 明堂月令論

月令問答

正文論喬本



薦邊文禮

祖德頌 喬本

朱公叔議

樽銘 喬本

警枕銘 喬本

四卷

述行賦

短人賦

漢津賦 喬本

協和婚賦 喬本

筆賦 喬本

琴賦 喬本

彈琴賦 喬本

彈碁賦 喬本

胡栗賦 喬本

篆勢

隸勢

飲馬長城窟行

蔡中郎集目錄

荅元式詩 喬本

翠鳥詩 喬本

五卷

陳太丘碑

陳太丘廟碑銘

文範先生陳仲弓銘

郭有道林宗碑

光武濟陽宮碑

太尉橋公廟碑

太尉橋公碑頌

東鼎銘

中鼎銘

西鼎銘

黃鉞銘

漢太尉楊公碑

文烈侯楊公碑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太傅文公侯胡公碑

太傅胡公碑

胡公碑銘

胡太傅祠前銘

胡廣黃瓊頌

司空楊公碑

司空臨晉侯楊公碑

六卷

太尉汝南李公碑

劉鎮南碑

朱公叔墳前石碑

朱公叔鼎銘

陳留太守胡公碑

太守胡公碑銘

琅邪王傅蔡公碑

汝南周巨勝碑

彭城姜伯淮碑

貞節先生范史雲銘

立文先生李子材銘

處士國叔則銘

蔡中郎集目錄

三

陳留索昏庫上里社銘

京兆樊惠渠頌

京兆尹樊德榮銘

喬本

九疑山銘

喬本

焦君贊

喬本

王子喬碑

漢交趾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

太傅安樂侯胡公夫人靈表

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銘

濟北相崔君夫人誄

議郎胡公夫人袁讚

郡掾史張玄祠堂碑銘

袁滿來碑銘

童幼胡根碑銘



補遺

曆元議

讓辟申屠蟠

女訓

蔡中郎集 目錄

四

文賦

魏都中書勅

魏都

蘇武

漢高陽鄉侯左中郎將蔡

邕

辛野劉嗣奇



獨斷

漢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其  
言曰制詔史官記事曰上車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  
輿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後曰省中甲曰璽所  
至曰幸所進曰御其命令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  
詔書四曰戒書

皇帝皇天后帝皆君也上古天子庖犧氏神農氏稱

蔡中郎集卷一

一

皇堯舜稱帝夏殷周稱王秦承周末為漢驅除自以  
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  
至之因而不改也

王者至尊四號之別名

王畿內之所稱王有天下故稱王

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

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

天家百官小吏之所稱天子無外以天下為家故稱

天家

天子正號之別名



皇帝至尊之稱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帝者諦也能行天道事天審諦故稱皇帝

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臯陶與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爲稱漢因而不改也

陛下者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及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

蔡中郎集

卷一

二

上者尊位所在也太史令司馬遷記事當言帝則依違但言上不敢溲瀆言尊號尊王之義也

乘輿由於律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溲瀆言之故託之於乘輿乘輿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爲家不以京師宮室爲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或謂之車駕

天子自謂曰行在所猶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爾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爲宮在京師曰奏長安官在



山則曰奏奉高宮惟當時所在或曰朝廷亦依違尊者所都連舉朝廷以言之也親近侍從官稱曰大家百官小吏稱曰天家

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大司馬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今宜改後遂無言之者

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惟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濁以玉羣臣莫敢用也

幸者宜幸也世俗謂幸爲僥倖車駕所至臣民被其德澤以僥倖故曰幸也先帝故事所至見長吏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卓帛越中刀珮帶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是故謂之幸皆非其所當得而得之王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春秋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言民之得所不當得故謂之幸然則人主必慎所幸也御者進也凡

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親愛



者皆曰幸

策書策者簡也禮曰不滿百丈不書於策其制長一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以命諸侯王三公其諸侯王三公之薨於位者亦以策書誅謚其行而賜之如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賜策文體如上策而隸書以尺一木兩行惟此爲異者也

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赦令贖令之屬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上遷書文亦如之其徵爲九卿若遷京師近官則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無姓凡制書有申使符下遠近皆璽封尙書令印重封惟赦令贖令名三公詣朝堂受制書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

詔書者詔誥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爲詔書羣臣有所奏請尙書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詔書羣臣有所奏請無尙書令奏制字則答曰已奏如書本官下所當至亦曰詔

戒書戒勅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勅文曰有詔勅某官是爲戒勅也世皆名此爲策書失之遠矣



凡羣臣上疏於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  
表四曰駁議

章者需頭稱稽首上書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

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其  
中者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公卿校尉送  
謁者臺也

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  
編兩行文少以五行詣尙書通者也公卿校尉諸將  
不言姓大夫以下有同姓官別者言姓章曰報聞公  
卿使謁者將大夫以下至吏民尙書左丞奏聞報可  
表文報已奏如書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皂囊  
盛

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所正處而獨執  
異意者曰駁議駁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爲如是下言  
臣愚戇議異其非駁議不言議異其合於上意者文  
報曰某官某甲議可

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  
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

朝臣曰稽首再拜公卿侍中尙書衣帛而朝曰朝臣



諸管校尉將大夫以下亦爲朝臣

王者臨撫之別名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之長古之

諸百乘之家曰百姓百乘之家子男之國也

天子所都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於水地

上之衆者莫過於人京大師衆也故曰京師也

京師天子之畿內千里象日月日月躔次千里

天子命令之別名一曰命出君下臣名曰命二曰令奉而行名曰

令著之竹帛名曰政

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常以春分朝日

於東門之外示有所尊訓人民事君之道也秋夕朝

蔡中郎集卷一

月於西門之外別陰陽之義也

天子父事三老者適成於天地人也兄事五更者訓

於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

已也又三老老謂久也舊也壽也皆取首妻男女完

具者古者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三公設几九卿

正履使者安車輓輪送迎而至其家天子獨拜於屏

其明且三老詣闕謝以其禮過厚故也又五更或爲

叟叟老稱與三老同義也

三代建正之別名夏以十三月爲正十寸爲尺律中

大簇言萬物始簇而生故以爲正也殷以十二月爲



正九寸爲尺律中大呂言陰氣太勝助黃鍾宣氣而  
萬物生故以爲正也周以十一月爲正八寸爲尺律  
中黃鍾言陽氣踵黃泉而出故以爲正也

三代年歲之別名唐虞曰載載歲也言一歲莫不覆  
載故曰載也夏曰歲一日稔也商曰祀周曰年

閏月者所以補小月之減日以正歲數故三年一閏  
五年再閏

天子諸侯后妃夫人之別名天子之妃曰后后之言  
後也諸侯之妃曰夫人夫之言扶也大夫曰孺人孺  
之言屬也士曰婦人婦之言服也庶人曰妻妻之言  
齊也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皇后赤綬玉璽  
貴人緇綬金甲緇綬色似綠

蔡中郎集卷一

七

天子后立六宮之別名三夫人帝魯有四妃以象后

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三者爲次妃也九嬪夏后

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天子一取十二夏

制也二十七世婦殷人又增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

人八十一御女周人上法帝魯正妃又九九爲八十

一增之合百二十人也天子一取十二女象十二月

三夫人九嬪諸侯一取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卿大

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



王者子女封邑之羞帝之女曰公主儀比諸侯帝之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異姓婦女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

天子諸侯宗廟之別名左宗廟東曰左帝牲牢三月在外牢一月在中牢一月在明牢一月謂近明堂也三月一時已足肥矣從之三月示其潔也右社稷西曰右宗廟社稷皆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一壇一壇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太祖之廟五五廟一壇一壇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諸侯二昭二穆與

皆月祭之

大夫以下廟之別名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三廟一壇考廟王廟四時祭之也士一廟降大夫二也上士二廟一壇考廟王考廟亦四時祭之而已自立二祀曰門曰行下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所謂祖稱曰廟者也亦立二祀與上士同府史以下未有爵命號爲庶人及庶人皆無廟四時祭於寢也

周禮文武爲祧四時祭之而已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壇謂築土起堂墀



謂築土而無屋者也

薦考妣於適寢之所祭春薦韭卯夏薦麥魚秋薦黍  
豚冬薦稻鴈制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天子之宗社曰泰社天子所與羣姓立社也天子之  
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於此社授  
以政尙書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

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之社曰侯社

亾國之社古者天子亦取亾國之社以分諸侯使爲  
社以自儆戒星之掩其上使不通天柴其下使不通  
地自與天地絕也面北向陰示滅亾也

蔡中郎集卷九

九

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  
族居百姓以上則共一社今之里社是也

天子社稷土壇方廣五丈諸侯半之

天子社稷皆太宰諸侯社稷皆少宰

天子爲羣姓立七祀之別名曰司命曰中雷曰國行  
曰國門曰泰厲曰戶曰竈

諸侯爲國立五祀之別名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

行曰公厲

大夫以下自立三祀之別名曰族厲曰門曰行

五祀之別名曰秋爲少陰基氣收成祀之於門祀門



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楹戶春爲少陽其氣始出生  
食祀之於戶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門內之西行冬  
爲太陰盛寒爲水祀之於行在廟門外之西拔壤厚  
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拔上一作軟壤竈夏爲  
太陽其氣長養祀之於竈祀竈之禮在廟門外之東  
先席於門與西東設主於竈陁也中霤季夏之月土  
氣始盛其祀中霤霤神在室祀中霤設主於牖下也  
五方正神之別名東方之神其帝太昊其神勾芒南  
方之神其帝神農其神祝融西方之神其帝少昊其  
神蓐收北方之神其帝顓頊其神玄冥中央之神其  
帝黃帝其神后土

蔡中郎集卷一

十

六神之別名風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風雨師  
神畢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雨明星神曰靈星其象  
在天舊說曰靈星火星也一日龍星火爲天田厲山  
氏之子柱及后稷能殖百穀以利天下故祠此三神  
以報其功也漢書稱高帝五年初置靈官祠后土祠  
位在壬地社神蓋共工氏之子勾龍也能平水土帝  
顓頊之世舉以爲土正天下賴其功堯祠以爲社凡  
樹社者欲令萬民加肅敬也各以其野所宜之木以  
名其社及其野位在未地稷神蓋厲山氏之子柱也



杜能殖百穀帝顓頊之世舉以爲田正天下賴其功  
周棄亦播殖百穀以稷五穀之長也因以稷名其神  
也社稷二神功同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土地廣博  
不可徧覆故封社稷露之者必受霜露以達天地之  
氣樹之者尊而表之使人望見則加敬畏也先農神  
先農者蓋神農之神神農作耒耜教民耕農至少昊  
之世置九農之官如左

春扈氏

扈正也

農正趣民耕種

鵲

夏扈氏農正趣民芸

除

亥切

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斂

藍切

冬扈氏農正趣民蓋

藏

黃切

棘扈氏農正常謂茅氏一曰掌人百果

丹切

行扈

蔡中郎集卷一

十一

氏農正晝爲民驅鳥

借切

宵扈氏農正夜爲民驅獸

桑扈氏農正趣民養蠶

脂切

老扈氏農正趣民收麥

疫神帝顓頊有三子生而亾去爲鬼其一者居江水

是爲瘟鬼其一者居若水是爲魍魎其一者居人宮

室樞隅處善驚小兒於是命方相氏黃金四目蒙以

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常以歲竟十二月從百隸

及童兒而時儼以索宮中歐疫鬼也桃弧棘矢土鼓

鼓旦射之以赤丸五穀播酒之以除疾殃已而立桃

人葦索儻牙虎神荼鬱壘以執之儻牙虎神荼鬱壘

二神海中有度朔之山上有桃木蟠屈三千里卑枝



東北有鬼門萬鬼所出入也神荼與鬱壘二神居其門主閱領諸鬼其惡害之鬼執以葦索食虎故十二月歲竟常以先臘之夜逐除之也乃畫荼壘并懸葦索於門戶以禦凶也

四代稱臘之別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

曰臘

五帝臘祖之別名青帝以未臘卯祖青帝太昊木行赤帝以

戌臘午祖赤帝炎帝火行白帝以丑臘酉祖白帝少昊金行黑帝以

辰臘子祖黑帝顓頊水行黃帝以辰臘未祖黃帝軒轅后土土行

天子大蜡八神之別名蜡之言索也祭日索此八神

蔡中郎集卷一

十二

而祭之也大同小異為位相對向祝曰土反其宅水

歸其壑昆蟲毋作豐年若上歲取于百

先嗇

司嗇

農

豼表啜

猫虎

猫食田鼠虎食田豕迎其神而祭之

坊

水庸

昆蟲

五祀之別名禮臣五義法施於民則祀以死勤事則祀以

勞定國則祀能禦大灾則祀能扞大患則祀

六號之別名神號尊其名更為美稱若曰皇天上帝

也鬼號若曰皇祖伯某祗號若曰后土地祗也牲號

牛曰一元大武羊曰柔毛之屬也齊號黍曰薌合梁

曰香奠之屬也幣號玉曰嘉玉幣曰量幣之屬也

凡祭宗廟禮牲之別名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

曰泚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

曰明視

凡祭號牲物異於人者所以尊鬼神也脯曰尹祭臠

曰商祭鮮魚曰脰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蕡

曰梁曰香其稻曰嘉蔬鹽曰鹹醴玉曰嘉玉幣曰量

幣

太祝掌六祝之辭順祝願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告

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

一祝遠罪病也

廟所歌詩之別名清廟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諸侯

朝祀宗祀文王之所歌也維天之命一章八句告太

平於文王之所歌也維清一章五句奏象武之所歌

也烈文一章十三句成王執政諸侯助祭之所歌也

天作一章七句祝先王公之所歌也昊天有成命一

章七句郊祀天地之所歌也我將一章十句祀文王

於明堂之所歌也時邁一章十五句巡守告祭柴望

之所歌也執競一章十四句祀武王之所歌也思文

一章八句祀后稷配天之所歌也臣工一章十句諸

侯

蔡中郎集卷一

十三



侯助祭遣之於廟之所歌也噫嘻一章八句春夏祈穀於上帝之所歌也振鷺一章八句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所歌也豐年一章七句蒸嘗秋冬之所歌也有瞽一章十三句始作樂合諸樂而奏之所歌也潛一章六句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所歌也雍一章十六句禘太祖之所歌也載見一章十四句諸侯始見於武王廟之所歌也有客一章十三句微子來見祖廟之所歌也武一章七句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樂之所歌也閔子小子一章十一句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執政朝於廟之所歌也訪落一章十二句成王謀政於廟之所歌也敬之一章十二句羣臣進戒嗣王之所歌也小毖一章八句嗣王求忠臣助己之所歌也載芟一章三十一句春耜田祈社稷之所歌也良禘一章二十三句秋報社稷之所歌也絲衣一章九句釋賓尸之所歌也酌一章九句告成大武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所歌也桓一章九句師祭講武類禡之所歌也賚一章六句大封於廟賜有德之所歌也般一章七句巡狩祀四嶽河海之所歌也右詩三十一章皆天子之禮樂也

五等爵之別名三公者天子之相助也助理天下

其地方百里侯者侯也侯逆順也其地方百里伯者  
白也明白於德其地方七十里子者滋也奉天正之  
恩德其地方五十里男者任也立功業以化民其地  
方五十里制一云周

守者秦制也秦兼天下置三川守伊河洛也漢改曰  
河南守武帝會曰太守世祖都洛陽改曰正

諸侯大小之差諸侯王皇子封為王者稱曰諸侯王  
權侯羣臣異姓有功封者稱曰徹侯避武帝諱改曰  
通侯或曰列侯也朝侯諸侯有功德者天子特命為

朝侯位次諸卿

蔡中郎集卷一

十五

王者耕藉田之別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  
推

三代學校之別名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天子曰辟  
雍謂流水四面如壁以節觀者諸侯曰頌官頌言半  
也義亦如上

五帝三代樂之別名黃帝曰雲門顓頊曰六莖帝嚳  
曰五英堯曰咸池舜曰大韶一曰大招夏曰大夏殷  
曰大濩周曰大武天子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八者象

八風所以風化天下也公之樂六佾象六律也侯之  
樂四佾象四時也



朝士卿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也羣臣在其後  
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也羣吏在其後三槐三公之  
位也州長衆庶在其後

四代獄之別名唐虞曰士官史記曰臯陶爲理尙書  
曰臯陶作士夏曰均臺周曰囹圄漢曰獄

四夷樂之別名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以定天下之歡  
心祭神明和而歌之以管爲樂之聲東方曰鞀南方

曰任西方曰侏離

一作禁

北方曰禁

一作侏

易曰帝出乎震震者木也言苾犧氏始以木德王天

下也木生火故苾犧氏没神農氏以火德繼之火生

土故神農氏没黃帝以土德繼之土生金故黃帝没

少昊氏以金德繼之金生水故少昊氏没顓頊氏以

水德繼之水生木故顓頊氏没帝嚳氏以木德繼之

木生火故帝嚳氏没帝堯氏以火德繼之火生土故

帝舜氏以土德繼之土生金故夏禹氏以金德繼之

金生水故殷湯氏以水德繼之水生木故周武以木

德繼之水生火故高祖以火德繼之

伏羲爲太昊氏炎帝爲神農氏黃帝爲軒轅氏少昊

爲金天氏顓頊爲高陽氏帝嚳爲高辛氏帝堯爲陶

唐氏帝舜爲有虞氏夏禹爲夏后氏湯爲殷商氏

唐氏帝舜爲有虞氏夏禹爲夏后氏湯爲殷商氏

武王為周

高祖為漢

高帝 在位十二年  
生惠帝

惠帝 七年  
無後

呂后攝政 八年立惠帝弟  
代王為文帝

文帝 二十三年  
生景帝

景帝 十六年  
生武帝

武帝 五十四年  
生昭帝

昭帝 十三年無後立先  
衛太子孫為宣帝

宣帝 二十五年  
生元帝

元帝 十六年  
生成帝

成帝 二十六年無後立弟  
定陶王子為哀帝

哀帝 五年無後立弟中  
山王子為平帝

平帝 五年王  
葬墓

王莽 十六年劉  
聖公殺之

聖公 二年光  
武殺之

光武 三十三年  
生明帝

明帝 十八年  
生章帝

章帝 十三年  
生和帝

和帝 十七年



安帝

河王之子為安帝

順帝

十九年

冲帝

一年無後取和帝孫

質帝

安樂王之子是為質帝

桓帝

靈帝之立史侯弟陳禹王為帝

靈帝

二十一年無後取解

少帝

西面羣臣奏事上書皆為兩通一詣太后一詣

從高帝至桓帝三百八十六年除王莽劉聖公三百

六十六年從高祖乙未至今壬子歲四百一十年呂

后王莽不入數高帝以甲午歲即位以乙未為元

蔡中郎集卷一

十八

帝嫡妃曰皇后帝母曰皇太后帝祖母曰太皇太后

其眾號皆如帝之稱秦漢以來少帝即位后代而攝

政稱皇太后詔不言制漢興憲帝崩少帝弘立太后

攝政哀帝崩平帝幼孝元王皇后以太皇太后攝政

和帝崩殤帝崩安帝幼和熹鄧皇后攝政孝順崩冲

帝質帝桓帝皆幼順烈梁后攝政桓帝崩今上即位

桓思竇后攝政后攝政則后臨前殿朝羣臣后東面

少帝西面羣臣奏事上書皆為兩通一詣太后一詣

少帝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十三世十四世十五世十六世

中山平  
孝王帝

定陶宣  
共王帝

成宣元帝  
成宣元帝

高祖  
昭武景惠帝

長沙卷靈縣龍輔光  
明章帝

和帝

清和安順冲帝

千乘樂安勃海質帝

河間孝王桓

解戴解贊  
靈帝

文帝弟雖在三禮兄弟不相為後文帝即高祖子於

蔡中郎集卷一

十九

惠帝兄弟也故不為惠帝後而為第二宣帝後次昭

帝史皇孫之子於昭帝為兄孫以係祖不得為與父

齊故為七世光武雖在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帝為

兄弟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父祖皆不可為之後

上至元帝於光武為父故上繼元帝而為九世故河

圖曰赤九世會昌謂光武也十世以光為孝明也十

一以與謂孝章也成雖在九哀雖在十平雖在十一

不稱次

宗廟之制古學以為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

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



有衣冠八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月令曰先薦寢廟  
詩云公侯之宮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是皆其文  
也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寢起居於墓側漢因而不  
改故今陵上稱寢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備皆古寢  
之意也居西都時高帝以下每帝各別立廟月備法  
駕遊衣冠又未定迭毀之禮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  
大夫貢禹乃以經義處正罷遊衣冠毀先帝親盡之  
廟高帝爲太祖孝文爲太宗孝武爲世宗孝宣爲中  
宗祖宗廟皆世世奉祠其餘惠景以下皆毀五年而  
稱殿祭猶古之禘祫也殷祭則及諸毀廟非殷祭則  
祖宗而已光武中興都洛陽乃合高祖以下至平帝  
爲一廟藏十一帝主於其中元帝於光武爲禰故雖  
非宗而不毀也後嗣遵承遂常奉祀光武舉天下以  
再受命復漢祚更起廟稱世祖孝明臨崩遺詔遵儉  
毋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孝章不敢違是後遵承藏  
主於世祖廟皆爲孝明之禮而闕陵皆自起寢廟孝  
明曰顯宗孝章曰肅宗是後踵前孝和曰穆宗孝安  
曰恭宗孝順曰敬宗孝桓曰威宗惟殤冲贊三少帝  
皆以未踰年而崩不列於宗廟四時就陵上祭寢而  
已今洛陽諸陵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社臘及四時



曰土飯大官送用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  
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天子以正月五日畢供  
後土原陵以次周徧公卿百官皆從四姓小侯諸侯  
家婦凡與先帝先后有瓜葛者及諸侯王大夫郡國  
計吏匈奴朝者西國侍子皆會尚書官屬陛西除下  
先帝神座後大夫計吏皆當軒下占其郡穀價四方  
災異皆欲使先帝魂神具聞之遂於親陵各賜計吏  
而遣之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祖廟  
世祖廟謂之五供五供畢以次上陵也四時宗廟用  
牲十八太牢皆有副倅西廟五主高帝文帝武帝宣  
帝元帝也高帝爲高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宣  
帝爲中宗其廟皆不毀孝元功薄當毀光武復天下  
屬弟於元帝爲子以元帝爲禰廟故列於祖宗後嗣  
因承遂不毀也

東廟七主光武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順帝桓帝也光  
武爲世祖明帝爲顯宗章帝爲肅宗和帝爲穆宗安  
帝爲恭宗順帝爲敬宗桓帝爲威宗廟皆不毀少帝  
未踰年而崩皆不入廟以陵寢爲廟者三殤帝康陵  
冲帝懷陵質帝靜陵是也追號爲后者三章帝宋貴  
人曰教隱后葬北陵安帝祖母也清河孝德皇后安



帝母也章帝梁貴人曰恭懷后塋西陵和帝母也安  
帝張貴人曰恭敏后塋北陵順帝母也

兩廟十二主三少帝三后故用十八太牢也

漢家不言禘祫五年而再殷祭則西廟惠帝景昭皆  
別祠成哀平三帝以非光武所後藏主長安故高廟  
四時祠於東廟京兆尹侍祠衣冠車服如太常祠行  
陵廟之禮順帝母故云姓李或姓張高祖得天下而  
父在上尊號曰太上皇不言帝非天子也孝宣繼孝  
昭帝其父曰史皇孫祖父曰衛太子太子以罪廢及  
皇孫皆死宣帝但起園陵長承奉守不敢加尊號於

蔡中郎集卷一

祖父也光武繼孝元亦不敢加尊號於父祖也世祖  
父南頓君曰皇考祖鉅鹿都尉曰皇考曾祖鬱林太  
守曰皇曾祖高祖春陵節侯曰皇高祖起陵廟置章  
陵以奉祠之而已至殤帝崩無子弟安帝以和帝兄  
子從清河王子卽尊號依高帝尊父爲太上皇之義  
追號父清河王曰孝德皇順帝崩冲帝無子弟立樂  
安王子是爲質帝帝偏於順烈梁后父大將軍梁冀  
未得尊其父而崩桓帝以蠡吾侯子卽尊位追尊父  
蠡吾先侯曰孝崇皇母屯太夫人曰孝崇后祖父河

間孝王曰孝穆皇祖母妃曰孝穆后桓帝崩無子今



上卽位追尊父解纘侯曰孝仁皇母董夫人曰孝仁后祖父河間敬王曰孝元皇祖母夏妃曰孝元后立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受天子之社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所封方之色歸國以立社故謂之受茅土漢興以皇子封爲王者得茅土其地功臣及鄉亭他姓公侯各以其戶數租入爲限不受茅土亦不立社也

漢制皇子封爲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

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爲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

侯王子弟封爲侯者謂之諸侯羣臣異姓有功封者謂之徹侯後避武帝諱改曰通侯法律家皆曰列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其次朝侯位次九卿下皆平冕文衣侍祠郊廟稱侍祠侯其次下士但侍祠無朝位次小國侯以肺膈宿衛親公主子孫奉墳墓在京者亦隨時見會謂之猥朝侯也

巡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洛陽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

曰在車則下惟此時施行



正月朝賀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座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爲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舊儀三公以下月朝後省常以六月朔十月朔旦朝後又以盛暑省六月朝故今獨以爲正月十月朔朝也冬至陽氣始起麋鹿解角故寢兵鼓身欲寧志欲靜不聽事送迎五日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正月歲首亦如臘儀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鼓以動衆鐘以止衆夜漏盡鼓鳴則起晝漏盡鐘鳴則息也

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小駕有法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大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在長安時出祠天於甘泉備之百官有其儀注名曰其泉鹵簿中興以來希用之先帝時時備大駕上原陵他不常用惟遭大喪乃施之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參乘奉車郎御屬車四十六乘北郊明堂則省諸副車小駕祠宗廟用之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於尚書侍中中常侍侍御史主者郎令史皆執注以督整諸軍車騎春秋上陵令又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



從令以下皆先行

法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有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各一皆駕四馬是爲五時副車俗人名之曰五帝車非也又有戎立車以征伐三蓋車名耕根車一名芝車親耕耜田乘之又有駟猪車慢輪有畫田獵乘之綠車名曰皇孫車天子孫乘之以從

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瓜黃屋左纛金鑊方鉞繁纓重轂副牽

黃屋者蓋以黃爲裏也

左纛者以羴牛尾爲之大如斗在最後左駢馬鑊上

蔡中郎集卷一

二十五

金鑊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如玉華形在馬鑊前方鉞者鐵廣數寸在鑊後有三孔插翟尾其中繁纓在馬膺前如索帶者是也

重轂者轂外復有一轂施牽其外乃復設牽施銅金鑊形如緹亞飛輪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左畫蒼龍右白虎繫軸頭今二千石亦然但無畫爾

前驅有九旂雲罕闕戟皮軒鑿旗車皆大夫載鑿旗者編羽毛引繫幢旁俗人名之曰雞翹車非也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也尙書御史乘之



最後一車懸豹尾以前皆皮軒虎皮爲之也

永安七年建金根耕根諸御車皆一轅或四馬或六馬金根箱輪皆以金鑄正黃兩臂前後刻金以作龍虎鳴龜形上但以青縑爲蓋羽毛無後戶

冕冠周曰爵弁殷曰皐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爲之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笄詩曰常服黼皐禮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古皆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漢雲翹冠樂祠

蔡中郎集卷一

三十六

天地五郊舞者服之冕冠垂旒周禮天子冕前後垂延朱綠藻有十二旒公侯大夫各有差別漢興至孝明帝永平二年詔有司採尚書臯陶篇及周官禮記定而制焉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而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繫白珠玉於其端是爲十二旒組纓如其綬之色三公及諸侯之祠者朱綠九旒青玉珠卿大夫七旒黑玉珠皆有前無後組纓各視其綬之色旁垂黹纁當爾郊天地祠宗廟祀明堂則冠之衣黼衣玉佩履絢履孔子曰服周之冕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



天子冠通天冠諸侯王冠遠遊冠公侯冠進賢冠公  
王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兩梁千石六百  
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天子公卿特進朝侯祀天地  
明堂皆冠平冕

天子十二旒三公九諸侯卿七其纓與組各如其綬  
之色衣玄上纁下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祠宗廟則長  
冠謁立其武官太尉以下及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冠  
侍中常侍加貂蟬御史冠法冠謁者冠高山冠其卿  
射行禮公卿冠委貌衣玄端執事者皮弁服宮門僕  
射冠却非大樂郊社祝舞者冠建華其狀如婦人縷  
簾迎氣五郊舞者所冠亦爲冕車駕出後有巧士冠  
其冠似高山冠而小

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孝武帝幸館  
陶公主家召見董偃偃傅青繡綠幘主贊曰主家扈  
人臣偃昧死再拜謁上爲之起乃賜衣冠引上殿董  
仲舒武帝時人其上兩書曰執事者皆赤幘知皆不  
冠者之所服也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  
服之羣臣皆隨焉然尚無巾如今半幘而已王莽無  
髮乃施巾故語曰王莽秃幘施屋冠進賢者宜長爾  
冠惠文者宜短爾各隨所宜



通天冠天子常服漢服受之秦禮無變遠遊冠諸侯王所服展筓無山禮無文高山冠齊冠也一曰側注高九寸鐵爲卷梁不展筓無山秦制行人使官所冠今謁者服之禮無文太傅胡公說曰高山冠蓋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謁者

進賢冠文官服之前高七寸後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卿大夫尙書博士兩梁千石六百石以下一梁漢制禮無文

法冠楚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冠高五寸以纚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之今御史廷尉監平服之謂之獬豸

蔡中郎集卷一

二十八

冠獬豸獸名蓋一角今冠兩角以獬豸爲名非也太傅胡公說曰左氏傳有南冠而縈者國語曰南冠以如夏姬是知南冠蓋楚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武冠或曰繁冠今謂之大冠武官服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附貂蟬鼠尾飾之太傅胡公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始施貂蟬之飾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中齊冠或曰長冠竹裹以纚高七寸廣三寸形制如板高祖冠以竹皮爲之謂之劉氏冠楚制禮無文鄙人不識謂之鵲尾冠

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珠九枚今以銅爲珠形制

似纓籠記曰知天文者服之左傳曰鄭子臧好聚鵠冠前圖以爲此制是也天地五郊明堂月令舞者服之

方山冠以五采穀爲之漢祀宗廟大享八佾樂五行舞人服之衣冠各從其行之色如其方色而舞焉

術士冠前圓吳制遷迤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今者不用其說未聞

巧士冠高五寸要後相通埽除從官服之禮無文却非冠官門僕射者服之禮無文

樊噲冠漢將軍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籍營廣七寸前出四寸司馬殿門大護衛士服之

却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監門衛士服之禮無文

珠弁爵啤收通天冠進賢冠長冠緇布冠委貌冠皮弁惠文冠古者天子冠所加者其次在漢禮

帝謚 帝謚 帝謚

違拂不成曰隱 靖民則法曰黃 翼善傳聖曰堯

仁聖盛明曰舜 殘人多壘曰桀 殘義損善曰紂

慈惠愛親曰孝 愛民好與曰惠 聖善同文曰宣

深聞宣遠曰昭 克定禍亂曰武 聰明睿智曰叅



溫柔聖子曰懿 布德執義曰穆 仁義說民曰元

安仁立政曰紳 布綱治紀曰平 亂而不損曰靈

保民耆艾曰明 辟土有德曰襄 貞心大度曰匡

大慮慈民曰定 知過能改曰恭 不生其國曰聲

一德不懈曰簡 夙興夜寐曰敬 清白自守曰貞

柔德好衆曰靖 安樂治民曰康 小心畏忌曰億

中身早折曰悼 慈仁和民曰順 好勇致力曰莊

恭人短折曰哀 在國逢難曰愍 名實過爽曰繆

蹇躄不通曰幽 暴虐無親曰厲 致志大圖曰景

辟土兼國曰桓 經緯天地曰文 執義揚善曰懷

短折不成曰殤 去禮遠衆曰煬 息政外交曰攜

興治不敷曰祈一日

蔡中郎集卷一

蔡中郎集卷之二

漢高陽鄉侯左中郎將蔡邕伯喈著

華野劉嗣奇爾常校

陳政要七事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早密勿  
祇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  
殆刑誅繁多之斷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  
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  
之大事實先祀與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  
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

蔡中郎集

卷二

一

可雖有解除猶爲疎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  
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  
陰用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電  
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物利民則蝗蟲損稼  
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  
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  
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  
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教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  
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事敬養



老辟靡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官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屢生忌致竊見南郊齊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齊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其處其中爾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齊制宜如故典庶荅風霆灾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資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灾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樸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灾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

羣下結口莫圖正辭卿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



受以責三司臣子憤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爲宜擢文  
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聞政路

四事夫司諫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狂分別白  
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  
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劾尤多餘  
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網網弛  
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  
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  
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  
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

蔡中郎集卷二

三

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迨  
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  
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廢  
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  
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益興  
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  
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  
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  
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



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竊  
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  
拜擢旣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  
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  
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  
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  
子固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積日月爲  
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  
者多名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  
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  
相倣効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  
覈真僞

蔡中郎集卷上

四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爲太子舍人臣聞孝  
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  
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  
人本非骨肉旣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  
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掩心義無  
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  
東郡有盜人妻者亾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



僞雜穢難以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  
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洵  
洵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  
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

荅詔問災異八事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名光祿大夫楊賜諫  
議大夫馬日禪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颺詣金商  
門引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帷中爲都座漏未盡三  
刻中常侍南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  
座東面十門劉寵龐訓北面賜南面日禪華邕颺西

蔡中郎集卷二

五

面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書兩常侍又諭旨朝  
廷以災異憂懼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  
明賜等稱臣再拜受詔書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財  
用筆硯爲對臣邕言今月十日詔召金商門問臣邕  
災異之意臣學識淺簿心慮愚暗不足以荅聖問情  
衷變易怔營怖悸謹列狀上臣邕頓首頓首

詔問曰去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溫德殿東庭中黑  
如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體長十餘丈形狀似龍似  
虹蜺對虹著於天而降施於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  
授虹者也不見尾足者不得勝龍易曰蜺之比無德



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主又曰五色蜺  
出至路於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  
氣也天瘳投蜺見主惑於毀譽合誠圖曰天子外苦  
兵威內奪臣無忠政變不虛生古不虛言意者陛下  
關機之內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招  
衆變若羣臣有所毀譽聖意低回未知誰是兵戎不  
息威權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生也抑內寵任忠  
政決毀譽使貞雅各得其所嚴守衛整威權機不假  
人則其所救也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書曰惟辟作  
威惟辟作福臣或爲之謂之凶害是以明主尤務焉

蔡中郎集卷二

六

詔問曰正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門辭稱伯夏教  
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晤言相往來不得入遂亾去  
不知姓名臣聞凡人爲恠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故  
其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有下謀上之病孝成  
綏和二年八月男子王褒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殿  
東門上殿入室解帷組佩之招前殿署王業等曰天  
帝命我居此業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  
入官乃下獄死是時王莽爲司馬遂爲篡亂亦卒誅  
臣竊思之與綏和時相似而有異被服旣不同求入

雲龍門而稱伯夏教入殿裏與桓賢言伯夏卽故大



將軍梁商商子冀不疑等皆以罪受戮殘餘非天所  
祐以往况今將狂狡之人爲王氏之禍未至殿省而  
覺亾不久伏誅夫誠仰見上帝之厚德也潛潭巴曰  
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大水爲戒天子驚羣陰太陰  
羣下並奏強盛也建大中之道舉賢良而寵祿之則  
其救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詔問曰南宮侍中寺聞雌雞欲化爲雄尾身毛已似  
雄頭尙未變臣聞凡雞爲惟皆貌之失也傳曰貌之  
不恭是謂不肅時卽有雞禍孝宣黃龍元年未央宮

蔡中郎集卷二

七

輅軫申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時元帝初卽位將  
立妃王氏爲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  
距而鳴是歲封后父禁爲平陽侯而后正位王氏之  
寵始盛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  
由是爲亂昔武王伐紂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傳  
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夫牝雞但雄  
鳴尙有索家不榮之名况乃陰陽易體名實變改此  
誠大異臣竊以意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今雞身  
已變未至於頭而聖主知之訪問其故是將有其事  
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故無所改頭冠或成



卽爲患災敬慎戒儀動作之容斷娶御政興政之屬  
則其救也夫以匹夫顏氏之子有過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詔問曰卽祚以來災青屢見頻歲月蝕地動風水不  
時疾癘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勝則震陰  
勝則食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癘流行水不  
潤下則河流滿溢明君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  
聖躬致幾向於供御則其救也

詔問星辰錯謬臣竊見熒惑變色入太微西門太白  
正晝而見臣聞熒惑示變主當精明其德而有休慶

蔡中郎集卷二

八

之色太白當晝而見是陰陽爭明強國弱國強皆  
有失政又失道而見是爲羸長侯王不榮熒惑主禮  
太白主兵謹禮事治兵政審察中外之言申明守禦  
之令以杜漸防萌則其救也昔宋景公小國諸侯三  
有德言而熒惑爲之退舍

詔問蝗蟲冬出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灾厥咎  
蝗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深而  
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役賦之費進清仁黜貪虐分  
損求安屈省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

家言有天下者何私聚之有



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屋各損壞臣愚以爲平城門向陽之門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正者也武庫禁兵所藏國家之本兵也變此二處異於凡屋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其妖城門內將崩潛潭巴曰出宮瓦自墮諸侯強凌主易傳曰一柱泥故法棄其咎宮室傾圯小人在顯位者黜之以尊上整下去暴悖之愆抑諸侯強凌主之漸率由舊章以變在泥棄法之咎則其救也洪範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其禦帝用不羞神則不怨五福乃降用彰於下

詔問朝廷焦心聞災恐懼每訪羣公卿士皆各詰囊迷

國莫肯建忠規闕以邕博學深奧退食在公故特密問宜披演所懷指陳政要所先後勿有依違顧忌以經術分別皂囊封上勿漏所聞臣邕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變異德者懇誠褒臣博學深奧退食在公非臣螻蟻愚怯所能堪副亦臣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顧患避害復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邕頓首死罪伏思諸異各應皆亡國之恠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責讓因以感覺則危可爲安凶可作吉假使大運以移豈有譴告哉春秋魯定哀公之時周德已絕故數十

年無有日蝕此人爲天所棄故也至於今者灾眚之發



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署寺欲使陛下豁然大悟可謂至切矣陛下幸問臣敢不盡情以對覲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卽祚以來官中無他逸寵而乳母趙婕貴重赫赫生則貲富伴於帑藏死則丘墓踰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與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大爲奸禍盜竊權藏晦惑之罪事必積浸然後成形取覲集庭雌雞變化豈不謂是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其隄防明其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大尉張顛爲玉所進暗昧已成非外臣所能審處如誠有之泥者不治無以正遠傾邪在官當有懲光祿勳偉璋所在尤貪濁九列之中豈宜有此牧守數十選代旣不盡由本朝反有異輩無以示四方聖意勤勤欲清流蕩濁扶正黜邪不得但以州郡無課而已長水校尉趙珣屯騎校尉蓋升其貴已足其富已優當以見災之故爲陛下先羣臣引退以解易傳所載小人在位之咎伏見廷尉郭禧敦重純厚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有山甫之姿故大尉劉寵忠實守固悃悃剛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



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春秋之義以貴治賤  
遠間親小加大引在六逆陞階增則堂高輔位重則  
上尊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尙方工技之作  
洪都篇賦之文宜且消息以示憂懼詩云畏天之怒  
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但  
當察其真僞以加黜陟近者每以辟召不慎切責三  
公乃並以書疏小文一介之技超取選舉開請託之  
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聽納  
忠言恐而絕之側身踊躍思惟萬幾以荅天望以導  
嘉應聖朝既自約厲以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力  
從化人自抑損天道虧滿鬼神福謙久高不危常滿  
不溢羣公之福諸侯凌主之戒不可不察也臣邕愚  
意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  
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臣安敢漏所問願寢臣表  
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

幽冀刺史久闕疏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竊假階級官  
以議爲名職以郎爲貴智淺謀漏無所獻替夙夜寤  
嘆憂慄恒惕臣邕頓首死罪伏見幽州奕騎冀州強  
弩爲天下精兵國家贍使四方有事軍師奮攻未嘗



不辦於二州也。頃者以來，連年饑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錢，故護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者萬數，弓兵散亡，幾盡生民之本，守禦之備無一可恃。百姓元元，流離溝壑，寇賊輩起，莫能禁討。長吏寒心，朝不守夕，卒有他方之急，則役之不可驅使，自爲寇虜，則誅之不可擒制，豈非可憂之難三府選幽冀二州刺史踰月不定，臣恠問其故，云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二州之中，少素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不應選用，狐疑遲淹，兩州空懸，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每冀州長吏初除，詔書治嚴不過

五日。今者刺史如旬，示弱誠非其理，愚以爲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以陛下威靈申明，禁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五自生，畱闕邪，昔孝景時，梁人韓安國坐事被刑，起徒中爲內史，武帝患東越數反，拜故待詔會稽朱買臣，宣帝時，患冀州有盜賊，故京兆尹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家，名爲冀州刺史，安國徒隸買臣，郡民皆還治其園，張敞亡命，擢授冀州，豈顧三互拘官簿得救時之便也。卒獲其用，遺芳不滅。此先帝不誤已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允宜揀選，當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



微之科竊見日月拘忌選旣稽滯又未必審得其人則二部蠢蠢將爲憂念願陛下上則先帝用三臣之法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臣懷懷瞽言惟陛下留神再省三省

難夏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

嘉平六年夏護烏桓校尉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春足以埽滅時故護羗校尉田晏以他論刑被原私留京師用尙書行賄通謀中常侍王甫求爲將甫建議當出師與育并力詔書遂用爲破鮮卑中郎將使

匈奴中郎將南單于以下與育晏三道並出時朝廷大臣多以爲不便召公卿百官會議中郎蔡邕以爲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蠻荆漢有衛霍闡顏瀚海竇憲燕然之事征討之作所由尙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自漢興以來匈奴常爲邊害而未聞鮮卑之事昔謀臣竭精武夫戮力而所見常異其設不戰之計守禦之因者皆社稷之臣永久之策也孝武皇帝因文景之畜用度饒衍南伐越北伐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兵出數十年帑藏空竭官民俱廣



乃典鹽鐵酤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及  
盜賊羣起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鉞  
鉞而並出然後僅得寧息既而覺悟乃封丞相爲富  
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  
夫世宗神武將卒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而猶有  
悔况無彼時地利人財之備而欲輕動此其不可一  
也繹卑種衆新盛自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稱兵  
十萬彌地千里意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禁網漏洩  
善金良鐵出者莫察漢人遁逃爲其謀主兵利馬疾  
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  
年今育晏欲以三年之期專勝必克育晏策慮未能  
過熲鮮卑種衆又不弱於西羌也乃欲張設近期誘  
戲朝廷三年不成必迫於害禍結兵連不得中休轉  
運糧餉不可勝給天無豐歲官見殫財民人流移於  
四方不能還其骸骨以此時興議橫發一發不已必  
至再三諸夏之內弱者伏尸強者作寇邊郵之患手  
足之疥癢也中國之困胸背之癩疽也其不可二也  
育云自春以來三十餘發方今郡縣盜賊劫標人財  
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冠帶之圻吏調政密猶不能絕  
况此醜虜羣類抵冒心不受仁膽不畏威而可使斷



無盜竊意者高祖乃忍平城之恥呂后其棄嫚書之  
詎於是何者爲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設山河秦築長  
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其外則介之夷  
狄其內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慎奉所遺苟無感國  
內侮之患豈與蟲豸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乃欲越幕  
踰域度塞出攻得地不可耕農得民不可冠帶破之  
不可殄盡而本朝必爲之肝食四海必爲之焦枯其  
不可四也夫煎盡府帑之蓄以恣輕事之人專勝者  
必未克挾疑者必未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  
嫌明主不行是其不可五也按前一戰所獲不如所

蔡中郎集卷二

十五

失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  
莫敢校也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  
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之羞威化  
不行則欲伐之狐疑避難則守爲長宜通乎時變憂  
萬人饑餓與蠻夷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  
不備况避不遜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議  
動兵非但勞人凶年隨之其罷敝有不可勝言者此  
先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患雖成郡列縣尙猶  
棄之况以鄣塞之外未嘗爲人居者乎臣愚以爲宜

止征伐之計令諸營甲士循行塞垣屯守衝要以



牢不動爲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開其原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臣邕愚戇議不足采臣邕頓首頓首

上始元服與羣臣上壽

伏惟陛下應天淑靈丁期中興誕在幼齡聖姿碩義威儀孔備俯仰龍光顏如日星言稽典謨動蹈規矩緝熙光明思齊周成早知夙就叅羨顯宗令月吉日始加元服進御幘結以章天休臣妾萬國遐邇大小同喜逸豫式歌且舞臣等不勝踴躍鳧藻謹奉生頭酒九鐘稽首再拜上千萬壽陛下享茲吉福永守皇極通遵太和靖綏六合宜民宜人受祿於天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詩曰颙颙昂昂如珪如璋令聞不忘萬壽無疆

秦中郎集卷二

十六

薦皇甫規

臣聞唐虞以師師成熙周文以濟濟爲寧區區之楚猶用賢臣爲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由此言之忠臣賢士國家之元龜社稷之楨固也昔孝文愷旬奴之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奸邪之不散舉張敞於亾命况在於當時謙虛爲罪而可遺棄臣伏見護寇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爲儒宗修身力行忠亮



闢著出處抱義皦然不污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召  
之寵先帝嘉之羣公歸德益發東岳莫能櫻討卽起  
家拜爲太山太守屠斬桀黠綏撫斃弱青兗之郊迄  
用康又自是以來方外有事戎狄猾夏進簡前勳連  
見委任伏節舉麾威靈盛行演化凶悍使爲慈惠愛  
財省穡每有餘資養士御衆悅以亡死論其武勞則  
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誠宜試用以  
廣振鷺西靡之美臣以愚頑忝汚顯列輒流汗墨不  
堪之責不勝區區執心所見越職瞽言罪當死惟陛

下畱神省察臣邕頓首頓首

蔡中郎集卷二

十七

爲陳畱太守上孝子

臣前到官博問掾史孝行卓異者臣門下掾由屠曼  
稱孝子平丘程末年十四歲時祖父叔病歿未抱伏  
叔尸號泣悲哀口乾氣少喘息纔屬舅偃哀其羸劣  
嚼棗肉以哺之未見食噓唏不能吞嚼麥飯寒水間  
用之舅偃誘勸啜益甚是後精美異味遂不過口  
常在樞旁耳聞叔名目應以淚前太守文穆名署孝  
義童云以叔未莖不能至府舍臣輒核問掾史邑子  
殷盛宿彥等辭驗皆合臣卽召來見末年十四歲顏  
色瘦小應對甚詳臣問樂爲吏否垂泣求去自歸喪



所臣爲設食但用麥飯寒水不食肥膩舅本以川作  
爲事家無典學者共至行發於自然非耳目聞見所  
倣效也雖成人之年知禮識義之士恐不能及伏惟  
陛下體因心之德當中興之運躬秉萬幾建用皇極  
神紀騁於無方淑暢洽於羣生故醇行感時而生美  
義因政而出清風奮揚休徵誕漫太平之萌昭驗已  
著臣誠伏見幸甚臣聞魯侯能孝命於夷官張仲孝  
友侯在左右周宣之興實始於此且烏以反哺託體  
太陽羔以跪乳爲贊國卿禽鳥之徵猶以孝寵况未  
稟純粹之精爽立百行之根源其人隱瘁而德曜彌  
光其族益章臣不勝願會使未羨昭顯本朝謹陳狀  
臣邕頓首

讓尙書乞在閒冗

臣謹按漢書高祖受命流離藏竄十有二年陛下應  
期中興龍飛踐祚奸臣孽孽一時殄盡憎疾臣者隨  
流埋沒太尉郿侯卓收拾洗濯上臣高第補待御史  
轉治書御史陛下天地之大德瓊纒大臣扶節文舉  
遂用臣邕充備機密三月之中充歷三臺光榮顯著  
非臣愚蔽不才所當盜竊非臣碎首糜軀所能補報  
臣邕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世宗之時田千秋有



神明感動一言以悟聖聽昭餐上心故有一日九選  
臣邕草萊小臣思謀愚淺生非工女職不狎練加以  
新來入朝不更郎署攝省文書其猶面牆陛下統繼  
大業委政冢宰大傅隗以舊典入錄機密事尙書令  
日磾先輩舊齒德更上公僕射允故司隸校尉河南  
尹尙書張熹已歷九列擢旭侍中牧守宣藩剖符數  
郡惟臣官位微賤特單輕匹此六臣臣當自知况於  
論者將謂臣何是以夙夜寤歎寐息屏營無顏以居  
無心以寧明時階級人所勸慕乞在他署抱關執籥  
以守漏刻則臣之心厭飫足矣降榮於悴退顯於進  
臣不勝區區疑戒不敢肅飾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

詔制左中郎將蔡邕今封邕陳留雍丘高陽鄉侯下  
印綬符策假限食五百戶歲五十萬穀臣稽首受詔  
怔營喜懼精魄播越恍惚如夢不敢自信臣伏惟糠  
粃小生學術虛淺少竊方正長歷宰府備數典城著  
作東觀無狀取罪捐棄朔野蒙恩徙還退伏缺畝復  
階朝謁進察憲臺遂充機密令守巴郡還備侍中車  
駕西還執鞭跨馬及看輪轂升輿下軫扶接聖躬旣  
至舊京出備郎將中外所疑對越省闈羣臣之中特



意悟猥與公卿以下錄功受賞命服金紫爵至通侯  
非臣草萊功勞微薄所當被蒙臣十四世祖肥如侯  
佐命高祖以受爵賞統嗣曠絕除在匹庶臣子遺苗  
裔復蒙顯封前功輕重不侔慙惶累息無心怡寧唐  
虞之朝猶美三讓臣者何人受而不讓臣不勝戰悼  
怵惕詣闕拜章上所假高陽侯印綬符策伏受罪誅  
臣得微勞被受爵邑光寵榮華耀祖禰非臣小族  
陋宗器量褊狹所能堪勝非臣力用勤勞有所當受  
誠無安寧甘悅之情國憲土行下不敢逆苟順恩旨

蔡中郎集卷二

二十

退省金龜紫紱之飾非臣容體所當服佩中讀符策  
誥戒之誥非臣才量所能祇奉歷日彌久震懼益甚  
臣聞高祖受命元功翊德者與共天下爵土故曰使  
黃河若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夫山河至  
大猶謂之小重功輕賞如此其至也是以戰攻之事  
大有陷堅破敵斬將塞旗之功小有馘截首級履傷  
涉血之難勤苦軍旋連年累歲首如蓬葆體如漆幹  
勞瘁辛苦如此其重也以受爵土誰曰不宜今者聖  
朝遷都應順天人奔走之役臣僕職分宜然臣事輕  
葭莖功薄蟬翼恐史官錄書臣等在功臣之列陷恩



澤之科番名後葉作戒末嗣非本朝之德政遇臣之  
長策是以宵寢晨興叩膺增歎心煩慮亂喘呼息吸  
且鷓鴣巢林不過一枝鼯鼠飲河不過滿腹小人之  
情求足而已臣不勝大願

再讓高陽侯印綬符策

臣忝自叅省資非哲人藩屏之用器非邦君憂心灼  
烜耳目昏冒忪蒙蔽罔累息屏氣臣聞稷契之儔以  
德受命不堪讓所不如昔之范正不亾禮讓其下化  
之春秋采焉臣雖小醜不足勗勵以躡高蹤以詩人  
斯亾之戒觀見符策君國之誨兩印雙紱並在鞶帶

蔡中郎集卷二

二十一

至德元功器量弘大猶且踧踖無心寧止况臣螻蟻  
無功德而散怠增歎何以居之且晏嬰辭郕殿之邑  
張良辭三萬之戶書籍紀之以爲異美夫人君無弄  
戲之言憲法有誣罔之劾臣不敢違矣飭虛以詎上  
旨疑確之誠與神明通謹奉章詣闕頓首致固以請  
息伏惟畱省

巴郡太守謝版

臣尙書豈免冠頓首死罪臣猥以頑闇連值盛時超  
自羣吏入登機密未及輪力盡心日下五府舉臣任  
巴郡太守陛下不復參論府舉驚惶失守非臣敢安



恆營累息不知所措臣邕頓首死罪知納言任重非  
臣所得久忝今月丁丑一章自聞乞不問冗抱關執  
籥不意錄符銀青授任千里求退得進後上先遷爲  
衆所恠不合事宜願乞還詔命盡力他役死而後已  
臣猥以愚闇盜竊明時周旋三臺充列幾衡出入省  
闕登踏丹墀承隨同位與在行列以受酒禮嘉幣之  
賜詔書前後賜石鏡奩禮經素字尙書章句白虎議  
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及唾壺彈碁石枰蓮香瓠子  
并各噐物誠念及下錫惠周至每勑勿謝前後重疊  
雖父母之於子孫無以加此未得因緣有事荅稱萬  
一不意卒遷荷受非任臨時自陳未蒙省許慘結屏  
營踖踏受拜命服銀青光寵休顯上耀祖先下榮昆  
裔誠非所望且巴士長遠江山休隔頃來未悉輯睦  
劉焉撫寧有方柔遠功著臣以頑蒙不閑職政宣暢  
聖化導遵和風非臣才力所能供給必以忝辱煩汚  
聖朝幸循舊職當竭肝膽從事助絕骨破以命繼之  
臣邕頓首死罪

表賀錄換誤上章謝罪

今月十八日前以相國兵討逆賊故河內太守王匡  
等屯陳破壤斬獲首級詣朝堂上賀臣邕奉賀錄故



羽林郎將李叅遷城門校尉而署名羽林左監右衛尉社稷在朝堂而稱不在錄咎在臣不詳省按使叅以亾爲存衍以存爲亾錯奏謬錄不可行侍御史劾臣不敬當賜刑書懲戒不恪陛下天地之德不辱收戮丙辰詔書以一月俸贖罪臣邕頓首死罪臣不惟石慶數馬息不知所自投處臣邕頓首死罪臣不惟石慶數馬之誤簡忽校讐不謹之愆雖見原宥仰愧先臣傷肌入骨不勝忪蒙流汗臣邕頓首死罪

宗廟迭毀議

左中郎將臣邕議以爲漢承亾秦滅學之後宗廟之

制不用周禮每帝卽位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孝元皇帝皆以功德茂盛尊崇廟稱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時忠正大臣夏侯勝猶執議欲出世宗至孝成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謂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考據慎重不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溥大海內賴社廟稱肅宗北方前事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疊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



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故遂行溢無有方  
限今聖朝遵故復禮以來厥中誠合事宜禮傳封儀  
自依法法今不知國家舊有宗儀聖主賢臣所共創  
定欲就六廟黜損所宗違先帝舊章未可施行臣謹  
按禮制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七孝元皇帝世在第  
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爲考廟尊而奉之  
孝明遵制亦不敢毀元帝於今朝九世以七廟言之  
則非所宗八月報酬可出元帝主比惠景昭成哀平  
帝五年一致祭孝章皇帝孝桓皇帝親在三昭孝和  
皇帝孝順皇帝孝靈皇帝親在三穆廟親未盡四時  
常陳孝明以下穆宗敬宗恭宗之號皆宜省去以遵  
先典殊異祖宗不可參並之義今又總就一堂崇約  
尙省不復改作惟主及几筵應改而已正數世之所  
闕爲無窮之常典稽禮制之舊則合神明之歡心臣  
愚竊議不足採臣邕頓首頓首

宗廟祝嘏辭

嗣曾孫皇帝某敢昭告於皇祖高皇帝各以后配昔  
受命京師都於長安享國十有一世歷年二百一十  
載遭王莽之亂宗廟墮壞世祖復帝祚遷都洛陽以  
版土中享國一十一世歷年一百六十五載予末小



子遭家不造早統洪業奉嗣無疆關東吏民敢行稱  
亂總連州縣擁兵聚眾以圖叛逆震驚王師命將征  
服服肱大臣推皇天之命以已行之事遷都舊京昔  
周德缺而斯干作應運變通自古有之於是乃以三  
月丁亥來自雒越三月丁巳至於長安飭躬不愼寢  
疾旬日賴祖宗之靈以獲有瘳吉旦齊宿敢用潔牲  
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薌合嘉蔬香其醜醜  
豐本明粢醴酒用告遷來尙享

九祝辭

高皇帝使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爾嗣曾孫皇帝使  
爾受祿於天宜此舊都萬國和同兆民康乂眉壽萬  
年子子孫孫永守民庶勿替引之

荅齊議

日月詔名尙書問立春當齊迎氣東郊尙書左丞馮  
方歐殺指揮使於尙書西祠可齊否得無不宜具對  
議郎臣蔡邕博士任敏死罪對按禮上帝之祠無所  
爲廢齊者齊所以致齊不敢渙散其意宮室至大指  
使至微不在齊潔之處元和詔禮無免齊宜以自潔  
靜交神明旣無嫌間祠室又寬可齊無疑詩云惟此

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夫齊以恭奉明



禮文王所以懷福無有... 敏想驚死罪

東巡頌

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宗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  
世宗遵奉光武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神明屢應  
休徵乃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曰若稽  
古在漢迪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翻六龍較五輅齊  
百僚陶質素命南重以司曆厥中月之六辰備天官  
之列衛盛輿服而東巡

和意鄧后諡議

孝和鄧皇后崩羣臣謀諡於是尚書陳忠上言以為

秦中郎集卷二

二十六

鄉黨叙孔子威儀俯仰無所遺彤管記君王纖微大  
小無不舉是以德著圖籍名垂於後伏惟大行皇后  
規乾則坤兼包日月厥初作合允有休烈貫魚之次  
加於小媵中饋之叙昭於滌滌遺家不造三元之厄  
孝殤幼冲國祚中絕海內紛然羣臣累息加以洪流  
為災扎荒為害西戎蠢動武威侵侮并涼猾夏作寇  
振驚渤海家有採薇之思人懷殿明之聲皇太后叅  
圖考表求人之瘼度越平原建立聖主番疇咨之問  
遵六事之求勞謙克躬菲薄為務是以尚官損服衣  
不絮英饗人徹羞膳不過擇黃門闕樂魚龍不作織



室絕伎纂組不經尚方抑巧雕鏤不爲離官罕幸儲  
時不施遐方斷篋侏離不貢罷出宮妾免遣宗室沒  
入者六百餘人以紆鬱滯奉率舊禮交饗祖廟以展  
孝子承歡之敬蠲正憲法六十餘事以順漢氏三百  
之期經藝垂舛恐史闕文命衆儒考校東觀閣學博  
士一缺廣選十人何有伐檀茅茹不拔屢舉方直顯  
擢孝子尊忠孝之紀啓大臣喪親之哀疾貪吏受取  
爲姦糾增舊科之罰惡長吏虛僞錮之十年追崇世  
祖功臣國土或有斷絕封植遺苗以奉其祀爵高蘭  
諸國胤子以紹三王之後事不稽古不以爲政政不

蔡中郎集卷二

二十七

專和不圖於策猶不自專傳謀遠暨允求厥中刑之  
所加不阿近戚賞之所及不遺側陋終朝反側明發  
不寢徒以百姓爲憂不以天下爲樂聖誠著於禁闕  
而德教被於萬國故自昏墊迄於康乂叛虜蜂集賊  
害邊陲永元之世以爲遺誅今畏服威靈稽顙卽斃  
馘外絕國慕義重譯來獻其琛史官咸賀請作主墳  
葬而不聽郡國咸土瑞應寢而不宣允恭抑損密勿  
在勤遭疾不豫垂念臣子御輦在殿領命羣司流恩  
澤澤大赦天下有始有卒同符先聖昔書契所載虞  
帝二妃夏后塗山高陽有辛姬氏任母徒以正身率



西恩媿周京爲高未有如大行皇后勤精勞思繼國  
三神正三元之衡康六百之會消無妄之運者也功  
德巍巍誠不可及漢世后氏無謚至於明帝始建光  
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謚高下優劣混而爲  
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謚法有功安  
三曰熹帝后謚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宜謚爲和熹  
皇后三楷典訓之正下協先帝之稱

被收時表

三郎糞土臣邕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今月十三

日臣被尙書召問臣以太鴻臚劉郃前爲濟陰太守

茶中郎集卷二

二十八

臣屬吏張宛長林百日郃爲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  
奇爲州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毋班  
評不爲用致怨之狀臣怔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

命所在竊自尋按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林假小吏

百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

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服狀所緣內無寸事而

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郃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

異執事秘館操管郃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

月召詣金商門問以變異齋詔申旨誘臣使言臣實

愚慙出命忘軀不顧後患譏切公卿內及寵近區區



欲答上問救惟異爲陛下圖康寧之計而已預知所  
言者當必怨臣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  
卒至便用疑恠豈不負盡忠之吏哉每有災異輒令  
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息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  
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羣臣杜口以臣爲戒誰  
敢復爲陛下盡忠者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  
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  
破臣門戶非復發料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  
有六孤特一身前無立男得盡節王室託名忠臣死  
有餘榮然恐陛下不復聞至言矣臣愚以凡冗招致  
禍患自臣職爾臣對問時卽爲下邳相不聞臣謀今  
者橫見逮及使質恨以衰老白首隨臣摧沒并內坑  
陷城寃誠痛陛下仁篤之心必不忍此臣一入牢檻  
當爲箠楚所迫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達臣死期垂  
至冒昧自陳乞身當辜戮免質并坐則身死之日更  
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飡爲百姓自愛臣邕死罪

上漢書十志疏

朔方髡鉗徙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  
受陛下尤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親父故依  
叔父衛尉質時以尚書名拜中郎受詔詣東觀著



遂與羣儒益拜議郎沐浴恩澤承荅聖問前後六年  
質奉機密趨走陛下遂由端右出相外藩還尹輦轂  
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  
心力以効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  
之德不忍刀鋸截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充徙邊  
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  
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洛陽詔  
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  
當服重刑已出轂門復聽續鞠詔書馳救一等輸作  
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邕爲郡縣促遣迫於吏

蔡中郎集卷二

三十

手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旣到徙所乘塞守  
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  
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  
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祖以來惟  
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願識  
其門戶畧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  
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  
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  
郎張華等分受之其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鑑

筭爲本文爲驗請太師田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



差舛常有增損乃可施行爲無窮法道至深微不可  
獨議郎中劉弘密於用筭故臣表上洪與洪參思圖  
牒尋釋度數適有頭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  
痛一爲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  
道廢絕不得究竟懷懼之情猶以結心不能自達臣  
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  
奴攻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  
火不絕不意西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爲變且  
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  
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輒先顛暗科條諸  
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  
者五及經典郡書所宜摭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  
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考述妻子逆竄亾失文書無  
所按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  
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瀝愚情願下東觀推求  
諸奏叅以璽書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  
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留神省察謹因  
臨戎長霍罔封上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



蔡中郎集卷之三

漢高陽鄉侯左中郎將蔡邕伯喈著

莘野劉嗣奇爾常校

釋誨

閒居玩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  
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趨其是而矯其非作  
釋誨以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  
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  
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  
鼎之銜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

蔡中郎集卷三

一

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  
于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草思典籍韞積六經安  
貧樂賤與世無營沉精重淵抗志高真包括無外綜  
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援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  
庭序藝倫掃六合之穢照清宇宙之埃塵連光亘於  
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賦焉  
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  
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美者荷榮祿而蒙賜  
盍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

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爲



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觀暖  
昧之利而忘昭皙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  
者也公子謬爾斂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君  
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  
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於  
斯已降天網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墮君臣土崩上  
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畧戰士講  
說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  
策而縮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  
合縱者駢組陸離隆貴翕習積富無涯據巧蹈機以  
忘其危夫革離蒂而萎條去榦而枯女不容而淫士  
背道而孤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萎  
速速方轂天天是加欲豐其屋乃葺其家是故天地  
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歆抱璞蓬瓔  
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壅渠驟乘逝而遺輕夫豈  
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  
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水凝賓統而徵陰萌蒹葭蒼  
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代理亂相承  
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火隆隱天之高

拆桓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丕顯泯泯庶幾令其說



茲檢六合之羣品躋之乎雍熙羣僚恭  
主番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  
縉綬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  
累珪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闢而  
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獵狃攘而吉甫宴城濮捷  
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簑笠並載擐甲揚鋒不  
給於務富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  
裕夫世臣門子誓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  
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髡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  
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遂巡放屣不足以况其易夫夫

蔡中郎集卷三

三

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  
矐矐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  
燦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  
乃亂其情貪夫徇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  
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驎而  
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  
從而顛蹙下獲稟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  
囊軌而騫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誰悼哉害其若是  
天高地厚踣而躓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  
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九



河盈溢非一出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  
匹夫以清宇宙寧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  
燬燔何光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  
景而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月側匿是  
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  
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道泰可  
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  
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  
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周孔之  
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

蔡中郎集卷三

四

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閭闔  
乘天衢擁皇蓋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  
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勲績不立子之辜也龜鳳山  
霧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  
迂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斲不渝百歲之  
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大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  
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辨音於鳴牛董父受氏  
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軻僑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  
御於驛騶非子享土於善圍狼臯取右於禽囟弓父  
畢精於筋角欽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



方要幸於談優上官効方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  
僕不能叅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俛首  
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  
子心兮沒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  
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  
兮眇翩翩而獨征

明堂月令論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  
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  
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  
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  
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  
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

蔡中郎集卷三

五

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秉其能  
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  
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  
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  
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  
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

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四面周水圍如  
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  
之好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  
曰取郛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傳曰非禮也若人  
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  
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  
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  
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  
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  
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

蔡中郎集卷三

六

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  
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  
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  
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  
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  
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  
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  
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  
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  
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



北學主貴而尊爵人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  
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  
明堂之禮也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  
於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  
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  
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  
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  
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  
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叅相發明爲學四焉文王世

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

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  
老遂設三老五更之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  
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  
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冬序又  
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  
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  
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  
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  
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卽所以顯  
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

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  
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官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  
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  
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廱  
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  
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  
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廱之中明堂太室也  
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卽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  
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  
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

蔡中郎集卷

八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  
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  
凡此皆明堂太室辟廱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  
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圍屋  
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二十六丈  
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圓蓋方載六九之  
道也八闕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  
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  
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



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只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世有紹襲蓋以裁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泰其經曰主用享於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祚穀於上帝讞項曆衡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日立春日月俱起於泰

蔡中郎集卷三

九

建宮室制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爲寇利用禦寇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量衡中春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此皆合於大曆唐取其類不可盡稱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朝正於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



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而朝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刺舍大禮而徇小儀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年穀豐太平洽符瑞由此而至矣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以取爲第四篇政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月令問荅

來中郎集卷三

十

問者曰子何爲著月令說也予勿讀記以爲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畧及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他議橫生紛紛久矣光和元年被謗章羅重罪徙朔方內有八爲狃敵衝之累外有寇虜鋒鏑之艱危險凜凜死生無日過被學者聞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悟庶幾頗得事情而訖未有注記著於文字也懼顛蹶隕墜無以示後同於朽腐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文



曆數事物制度可假以爲本敦辭託說審本曆象其  
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憂怖之中晝夜密勿昧死  
成之旁貫五註叅互羣書至及國家律令制度遂定  
律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而蔓衍非所謂理約  
而達也道長日短危殆兢惕取其心盡而已故不敢  
復加刪省蓋所以探賸辨物庶幾多識前言往行之  
流苟便學者以爲可覽則余死而不朽也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傳假無周官左傳月  
令爲無說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與  
周官並爲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  
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  
收勾芒祝融之屬左傳造義立說生名者同是以用

問者曰旣用古文於曆數乃不用三統用四分何也  
曰月令所用叅諸曆象非一家之事傳之於世不疑  
學者宜以當時所施行夫密近者三統已疎濶廢弛  
故不用也

問者曰旣不用三統以驚蟄爲孟春春中雨水爲二  
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  
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

用之

問者曰曆云暑季夏節也而今文見於五月何也曰今不以曆節言據時始暑而記也曆於大雪小雪大寒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則小暑當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四十五日不以節言據時暑也

問者曰中春令不用犧牲以圭璧更皮幣不犧牲何也曰是月獻羔以太牢祀高禘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得用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所用犧牲者是用之助生養傳所以幣代牲章因於高禘之事乃造說曰更者刻木牲如廟有祧更此說自欺極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說蓋書有轉誤三豕渡河之類也

蔡中郎集卷三

十二

問者曰中冬令曰奄尹申宮令謹門閭今日門闈何也曰闈尹者內官也主宮室出入宮中官中之門曰闈闈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闈尹所主知當作闈也

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日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尚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故知六騶左傳晉陳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爲六也

問者曰令於中秋築城廓於經傳爲非其時詩曰定



之方中作於楚宮定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故傳曰小昏正而裁築卽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裁築者栽木而始築也今文在前一月不合於經傳也

問者曰子說三難皆以日行爲本古論周官禮記說以爲但逐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月令而已四時通等而憂無難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太陰陰陽肆使不於其類故冬春難以助陽秋難以達陰至夏節太陽行太陰自得其類無所扶助獨不難取之於是也

蔡中郎集卷三

十三

問者曰反令每行一時轉三句以應行三月政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謂孟夏也草木早枯中夏也國乃有恐季夏也今總合爲一事不分別施之於三月何也曰說者見其三句不得傳注而爲之說有所滯礙不得通矣孟秋反令行冬令則草木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卽分爲三事後乃大水在誰後也城郭爲獨自壞非水所爲也季冬令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民多蠱疾命之曰逆卽分爲三事行季冬令爲不感災異但命之曰逆也知不得斷絕分應一月也其類皆如此令之所述畧舉其尤者也

間春食麥夏食菽雞秋食麻犬冬食黍豕之屬但以爲時味之宜不合於五行月令服食器械之制皆順五行者也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畧乎曰蓋亦忌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土土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季秋故未羊可以爲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故酉雞可以爲夏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爲季夏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非可食者犬豕而無角虎屬也故以犬爲秋食也冬水王不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馬爲牲故以其類而食豕也然則麥爲木菽爲金麻爲火黍爲水各配其牲爲食也雖有此說而米鹽精粹不合於易卦所爲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術故予畧之不以爲章句聊以應問見有說而已

尚記曰三老五更子獨曰五更周禮曰八十一御妻合曰御妾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嫂字女旁瘦字從叟今皆以爲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得以爲字以嫂瘦推



之知是更爲叟也妻者齊也惟一適人稱妻其餘皆妾位最在下是以不得言妻也

正交論

南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旣寢伐木有烏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自此以降彌以凌遲或闕其始終或強其比周是以縉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懷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入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

蔡中郎集卷三

十五

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致也子夏之

問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

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福故訓之以容眾  
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泛愛眾而親  
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  
此也穀梁赤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  
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  
正而黜其邪與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  
農之嘉穀與稷並爲黍盛也使交可廢則黍其愆矣  
括二論而言之則剝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  
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薦邊文禮

蔡中郎集卷三

十六

明將軍以申甫之德當中興之隆建上將之任膺秉  
國之權妖寇作孽震驚京師運籌帷幄定策屈勝先  
擒馬元歸近之變天兵致誅兗豫以清冀荆用次雲  
消席捲克厭衆心王室以寧萬國兆民莫不賴祉伏  
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爲元龜成功立  
事莫不畢舉雖振鷺之集西靡濟濟之在周庭無以  
或加伏見陳留邊讓字文禮天授逸才聰明賢知纂  
成伐柯不遠之則韶甌夙孤不墜家訓始任學問便  
就大業閒不遊嬉初覽諸經見本知義尋端極緒受

者不能答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詩書易理先通大



義業以次舉衆傳篇章無術不綜心通性達細纖入  
冥口辨辭長而節之以禮度安詳審固守持內定非  
禮勿動非法不言據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  
至檢括參合衆夫嘉焉莫之能奪使讓生於先代在  
唐虞則元凱之比當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世俗之  
凡偶兼混是非講論而已哉才藝言行卓逸不羣階  
級名位亦宜超然不以常制爲限長幼爲拘若復輩  
從此郡選舉非所以彰瓌璋之高價昭大知之絕明  
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  
則焦而不可熟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誠  
稱悃悒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佐煎熬鬱  
馘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守慮思垂采納就讓疾病所  
親察之更以屬缺招延表貢行狀列於王府躋之宗  
伯納之機密展其力用副其器量夫若以年齒爲嫌  
則顏淵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不得紀治阿之功苟  
能其事古今一也密疏特表及期而行邦國其昌邕  
寢疾羸匍拜寄不敢須通

祖德頌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於成王太平乃治祥  
瑞畢降夫豈后德熙隆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



善有餘慶詩稱子孫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  
修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暨於子考世載孝  
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鬼擾馴  
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  
之所貺也豈我童蒙孤稚所克任哉乃爲頌曰穆穆  
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  
伊人巖巖我考蒞之以莊增崇丕顯克構其堂是用  
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於今園有其棠別榦  
同心墳有擾兔宅我栢林神不可誣僞不可加折薪  
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貺以爲已華惟予小子豈不  
是欲于有先功匪榮伊辱

朱公叔謚議

蔡中郎集

卷三

十八

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卒門人陳季珪等議所謚  
云宜曰忠文子陳畱蔡邕議曰昔在聖人之制謚也  
將以勸善彰惡俾民興行賢愚臧否依事從實雖文  
武之美幽厲之穢罔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於列國  
大夫皆用配號傳於無窮秦以世言溢而黜其事漢  
興以來惟天子與五等之爵然後有之公卿大臣其  
禮闕焉歷世彌久莫之或修益州府君貫綜典術率  
由舊章始與諸儒考禮定議加陳畱府君以益州之



詔是後覽之者亦無間焉。今子夏纂襲前業，不忘遺則。孝既至矣，禮實宜之。謹覽陳生之議，思忠文之意。參之羣典，稽之謚法。夫萬類莫貴乎人，百行莫美乎忠。故夏后氏正以人統教，以忠德然則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猶有三焉。孔子曰：進思盡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也。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勿誨乎？謀誨之忠也。春秋左傳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情忠之屬也。又曰：上思利民，曰：忠。撫下之忠也。三者人之則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沒身，忠言不輟，乎口忠謀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身危行，言

蔡中郎集卷三

十九

如砥矢策合神明，蹇蹇之諫文章，具存奉上忠矣。其在部臣，匡救善導，出自一心，疑不我聽者，果有蹟覆不測之禍，謀誨忠矣。爰牧冀州，時值凶荒，勞心苦思，勤恤度事，誅斃貪暴，糾戢貴黨，雖則強禦，當官能行，夫豈滯刑將有利也。發墓盜柩，議而不罪，夫豈漏姦察以情也。撫下忠矣。位在牧伯，職據納言，秉權食祿，實有年數，而居無蓄，好財貨不益，舊糶食布衾，槩謂之精麗者。昔魯季孫行父卒，宰庀家器，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

子而謚曰文子。春秋外傳曰：忠文之實也。然則文忠



之彰也忠以爲實文以彰之事通議合兩名一效  
忠貞儉之稱文也邾子籛條上遷於繹史曰利於民  
不利於君公曰民苟利矣孤亦與焉於是遷而遂卒  
論曰文公是危身利民之稱文也衛大夫孔圉謚曰  
文子子貢疑焉惟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仲尼與之是  
勤學好問之稱文也府君所在屢以忤違玷以深患  
苟除民害死生以之前後三黜一罹疾廢於身危矣  
兼包六典命世作師猶復宗事趙叟示有攸尊能下  
間矣有一於此猶可以稱况乃忠兼三義文備三德  
於古志不悖而謚法亦曰宜矣本議曰忠文子按古

之八子配謚者魯之季文子孟懿子衛之孫文子公  
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  
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傳  
曰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經又曰王子虎卒左傳曰  
王叔文公卒而如同盟禮也此皆天子大夫得稱其  
禮與同盟諸侯敵體故也又禮緣臣子咸欲尊其君  
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  
也異國之人稱之皆然是以邾子許男公以葬春秋  
之正義也以例言之則府君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  
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之則有邾許稱公之文雖無



土而其位是也今日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  
禮廢日久將詭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  
稱也未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諡之稱也父雖非爵  
號與同禮天子諸侯咸用優賢異亾順乎門人臣子  
所稱之宜可以公父之中擇一處焉使不得稱子而  
已

樽銘

酒以成禮弗愆以滂德將無醉過則荒沈盈而不冲  
古人所箴尚鑒茲器懋勗厥心

警枕銘

鄭集卷三

二十一

應 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  
居安聞傾

